

五朝名臣言行錄

後集下
六卷以下
十卷以下

漢書門			
二	三	〇	七
號	架	函	冊
二	〇	〇	一
冊	架	函	冊

內閣文庫			
六	二	三	〇
七	一	三	〇
函	二	七	七
冊	架	冊	冊
一	七	冊	冊
冊	架	冊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307	
冊數	12	(4)	
函號	網	51	1



五朝名臣言行後錄卷第六

曾公亮

魯國宣靖公

漢書文庫

字明仲泉州人中進士第位至丞相以太傅兼侍中致仕配享 英宗廟廷

在宗

日召執政侍從策訪政事時公侍楚國太夫人病謁

告家居亟以手詔就問公條六事以獻其略謂完保柵蓋

兵馬使主兵者久於其任則夷狄不敢窺邊取之得其要

往之盡其材則將帥不患無人損冗兵汰冗官則財用省

徭役不專在農則耕者勸又陳古者取六郡良家子為宿

衛及府兵番上十六衛之制以明今宿衛之失言狂者似

直愛憎似忠以明聽言知人之難蓋皆取當時之所先急

同治

同治

而便於施行者以為說嘗內翰撰行狀

知鄭州郡多寇攘公至悉竄他境路不拾遺民外戶不閉
孺公為曾開門常有使客亡橐中物移文求盜公諭以境
內無盜必從者也索之果然

在樞府更制圖籍以周知四方兵數多少登耗三路屯戍眾
寡地里遠近及在相位謂政事以仁民為先故其志尤急

於去民所疾苦而補助其窮乏罷弛茶禁歸之於民籍戶
絕田收其租為廣惠倉以廩食窮獨其他施設多類此

韓忠獻力贊仁宗早建皇子以為天下萬世之本前此
固有言者未之開納至是感悟儲貳乃定

公在位久熟於朝廷政事尤矜慎折獄四方奏讞必躬自省
覽原情議法密州銀發民田中盜往強取之大理官以

盜應死執政皆欲從之公獨以為此禁物也取之雖強

盜民間物有間固爭不決遂下有司議如公言比劫禁物

法盜得不死蓋公推折律意而主於平恕類皆如此並行

公自嘉祐乘政至熙寧中尚在中書年雖高而精力不衰故

臺諫無非之者唯李復圭以為不可作詩曰老鳳池邊躡

不去飢鳥臺上嘯無聲公亦去筆錄

曾公亮

王安石

荆國文公

字介甫撫州人登進士甲科事

仁宗

英宗

神宗

位至丞相左僕射司空追封舒王

公好讀書能強記雖後進投贄及程試有美者一讀過輒成
誦在口終身不忘其屬文動筆如飛初若不措意文成見
者皆服其精妙議論高竒能以辨博濟其說始為小官不
急急於仕進皇祐中文潞公為相薦公及張瓌曾公定韓
維四人恬退乞朝廷不次進用以激僥競之風有旨皆籍
記其名至和中召試館職固辭乃除羣牧判官又辭不許
乃就職懇求外補得常州由是名重天下士大夫恨不識
其面朝廷嘗欲授以美官惟恐其不肯就自常州徙

江西刑獄嘉祐中召除館職三司度支判官固辭不許
幾命脩起居注辭以新入館館中先進多不當超處其
章十餘上有旨令閣門吏賚勅就三司授之安石不受更
隨而拜之安石避之於廁吏置勅於案而去安石使人追
而與之朝廷卒不能奪歲餘朝廷復申前命安石辭七八
章乃授除知制誥自此不復辭官矣溫公瑣語
司馬溫公嘗曰昔與王介甫同為羣牧司判官包孝肅為使
時號清嚴一日羣牧司牡丹盛開包公置酒賞之公舉酒
相勸光素不喜酒亦強飲之介甫終席不飲包公不能強
也光以此知其不屈聞見錄

嘉祐末公糾察在京刑獄有少年得鬪鶡同儕恃與之狎昵
遂持去鶡主追及之錫其脅立死開封府捕按其人罪當
償死及糾察錄問介甫駁之曰按律公取竊取皆盜盜此
不與而彼強携以去乃盜也此追而毆之乃捕盜也雖死
當勿論府司失入平人為死罪府官不伏事下審刑大理
詳定以府斷為是有旨王安石放罪舊制放罪者詣殿明
謝介甫自言我無罪不謝御史臺及閣門累移牒促之終
不肯謝瑣言

知制誥一日賞花釣魚宴內侍各以金楪盛釣餌藥置几上
安石食之盡明日仁宗謂宰輔曰王安石詐人也使誤
食釣餌一粒則止矣食之盡不情也常不樂之後安石自
著日錄厭薄祖宗仁宗尤甚每謂漢文帝不足取其
必薄仁宗也故一時大臣富弼韓琦文彥博皆為其
詆云聞見錄

初建魏公知揚州介甫以新進士僉書判官事魏公雖重其
學而不以吏事許之介甫秩滿去會有上韓公書者多
古字韓公笑而謂僚屬曰惜王廷評不在此其人頗識難
字介甫聞以為輕已由是然之記聞

公為翰林學士初入對 神宗問方今治當何先公對曰擇
術為先 上問唐太宗如何公曰 陛下當以堯舜為法
太宗所知不遠所為不盡合先王不足道也堯舜之道至
簡而不繁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難但末世學者常以為
高而不可及 上曰卿可謂責難於君矣朕自視眇然恐
無以副卿意可悉意輔朕庶同濟此道一日侍 上語及
諸葛亮魏鄭公公對曰 陛下誠能為堯舜則必有臯夔
穆高 陛下誠能為高宗則必有傅說魏鄭公諸葛亮也

有道者所羞何足道哉但恐 陛下擇術未明推誠未至
則雖有臯夔穆契傳說之賢亦為小人所蔽因卷懷而去
耳 上曰自古治世豈能使朝廷無小人雖堯舜之時不
能無四凶公曰惟能辨四凶而誅之此乃所以為堯舜也
若使四凶得肆其讒慝則臯夔穆契亦安肯苟食其祿以
終身乎未幾遂參大政

公既參大政 上謂之曰人皆不能知卿以為卿但知經術
不曉世務公對曰經術正所以經世務但後世所謂者大
抵皆庸人故世俗皆以為經術不可施於世務耳 上問
然則卿所施設以何為先公曰變風俗立法度最方今所
急也於是青苗市易坊場保甲保馬導洛免役之政相
並興設制置三司條例司與知樞密院事陳氏之同

呂誨論公十事公力求去位 上為出呂公而韓魏
上疏論青苗法乞罷諸路提舉官奏至公稱疾乞分司
上不許公入謝因為上言 陛下欲以先王正道變天下
流俗故與天下流俗相為重輕流俗權重則天下之人歸
流俗 陛下權重則天下之人歸 陛下權者與物相為
重輕雖千鈞之物所加損不過銖兩而移公姦人欲敗先
王之正道以沮 陛下之所為於是 陛下與流俗之權
適爭輕重之時加銖兩之力則用力至微而天下之權已
歸流俗矣此所以紛紛也 上以為然公乃視事
公在臺閣侍從時每為人言唐太宗令諫官隨宰相入閣最
切於治道後世所當行也及入司事政而孫莘老李公擇
在諫職二人者熟公此論遂列奏請舉行之公不可曰是

又益兩參政也 呂氏家塾記

公知制誥吳夫人為買一妾公見之曰何物女子曰夫人令
執事左右曰汝誰氏曰妾之夫為軍大將部米運失舟家
貲盡沒猶不足又賣妾以償公愀然曰夫人用錢幾何得
汝曰九十萬公呼其夫令為夫婦如初盡以錢賜之司馬
溫公從龐穎公辟為太原府通判尚未有子夫人為買一
妾公殊不顧夫人疑有所忌也一日教其妾俟我出汝自
飾至書院中冀公一顧也妾如其言公訝曰夫人出汝安
得至此亟遣之穎公知之對僚屬咨其賢二公不好聲色不
愛官職不殖貨利皆同平生相善至論新法不合始著書
絕交矣

公知明州鄞縣讀書為守一日一治縣事起陽火堰決破

為水陸之利貸穀于民立息以償俾新陳相易與學
保伍邑人便之故熙寧初為執政所行之法皆本於此
公知行於一邑則可不知行於天下不可也又所遣新法
使者皆刻薄小人急於功利遂至決河為田壞人墳墓室
廬膏腴之地不可勝紀青苗雖取二分之利民請納之費
至十之七八又公吏冒民新舊相因其弊益繁保甲保馬
尤有害天下騷然不得休息蓋祖宗之法一變矣獨役
法新舊差募二議俱有弊吳蜀之民以在役為便公與溫
公皆早貴少歷州縣不能周知安石之貧命中使甘師顏
賜之金五十兩安石好為說激矯厲之行即以金施之定
林僧舍師顏因不敢受常例回具奏之 上諭御藥院牒
江寧府於安石家取師顏常例 安石約惠州無令

知一帖惠卿既與公分黨乃以其帖上之 上問熙寧
之說於王韶安石喻韶不必盡數以對韶既畔安石亦以安
石言上之 晁以道論配享劄

公晚年於鍾山書院多寫福建子三字蓋悔恨於呂惠卿者恨
為惠卿所陷悔為惠卿所誤也每山行多恍惚獨言若狂
者公既病和甫以邸吏狀示公適報司馬公作相公悵然曰
司馬十二作相矣公薨溫公在病中聞之簡呂申公曰介甫
無他但執拗耳贈卹之典宜厚溫公盛德如此 聞見錄
公改科舉暮年乃覺其失曰本欲變學究為秀才不謂變秀
才為學究蓋舉子專誦王氏章句而不解義正如學究誦注疏爾
公在全陵聞朝廷變其法夷然不以為意及聞罷役法愕然
聲曰亦罷至此乎良久曰此法終不可罷安石與先帝

兩年乃行無不曲盡後果如其言 庖史
公嘗云自議新法始欲言可行者曾布也始終言不可行者
馬光也餘皆前叛後附或出或入

先生與僕論變法之初僕曰 神廟必欲變法何也先生曰蓋有
說矣天下之法未有無弊者 祖宗以來以忠厚仁慈治天下
嘉祐末年天下之事似乎舒緩委靡不振當時士大夫亦自
多有文字論列介甫欲深罪之 上不可介甫明爭之曰不然法
不行 上曰聞民間亦頗苦新法介甫曰祈寒苦雨民猶有怨者
豈是顧也 上曰豈若并祁寒旱者雨之咨亦無耶介甫不
悅退而屬疾家居數日 上遣使慰勞之乃出其黨為
之謀曰今不取門下士 上所素不喜者暴進用之則
權輕將有人窺間隙者矣介甫從之即奏擢

趙子幾等

上喜其出勉強從之由是權益重

介甫請并京師行陝西所鑄折二錢既而宗室及諸軍不樂
有怨言 上聞之以問介甫欲罷之介甫怒曰朝廷每舉
一事定為浮言所移如此何事可為退遂移疾臥不出
上使人諭之曰朕無間於卿天日可鑒何遽如此乃起
公秉政更新天下之務而宿德舊人論議多不協遂選用新
進待以不次故一時政事不日皆舉而兩禁臺閣內外委
權莫非新進洎三司論市易而呂參政指為沮法公信以
為然堅乞罷相既出呂嘉問張諤持 公而泣公慰之曰
已薦呂惠卿矣二子收淚及惠卿入參有射羿之意而
時之士見其得君謂可傾奪公矣遂更朋附之既而
斷意再召公秉政惠卿自知不安乃條列公兄弟之失

數事而奏意欲

上意有貳

上封惠卿所言以示公

公表有忠不足以取治故事事欲其自明義不足以勝
故人人與之立敵蓋謂是也既而惠卿出知亳州鄧綰
謂之徒皆以罪去然自是門下之人皆無固志公無與
圖事者又請去而再鎮金陵故詩有紛紛易變浮雲白
落難鍾老柏青者蓋謂是也筆錄

初惠卿為公所知驟引至執政公去惠卿遂背之暨公再相
於是起華亭詔獄而使徐禧等按之惠卿情不得練事
呂嘉問以鄧綰所條惠卿事交鬪其間復為惠卿所中語
連公子雱雱時已病坐此憂憤而卒公憂湯益不堪遂再
求罷去

熙寧庚戌冬公拜相百官皆賀公以未謝皆不見之

坐西廡之小閣忽顛蹙久之取筆書意曰霜筠雪竹鍾山
寺投老歸歟寄此生放筆擬余入後再罷相歸金陵築第
於白門外元豐癸丑春余謁公於第公遽邀余同遊鍾山
憇法雲寺偶坐於僧房余因為公道平昔之事及誦書窻
之詩公憮然曰有是乎微笑而已筆錄

元豐七年春公有疾兩日不言少蘇語吳國夫人曰夫婦之
情偶合可不須也念強為善而已執葉濤手曰君聰明宜
博讀佛書慎勿徒勞作世間言語安石生來多枉費力作
閑文字深自悔責吳國勉之曰公未宜出此言曰生死無
常吾恐時至不能發言故今敘此時至則行何用君勸公
疾瘳乃自悔曰雖識盡天下理而定力尚淺或者未死
尚竭力修為陳子聞之而疑曰豈現行無常身有疾者

乎不可疑也公語錄

元豐末割為戶馬之說神宗俯首歎曰朕於是愧於文慶博矣王珪請宣德音復曰彥博頃年爭國馬不勝嘗曰陛下十年必思臣言珪因奏曰罷去祖宗馬監是安石堅請行之者本非陛下意也上歎曰安石誤朕豈獨此一事神宗聞四方風俗故公主崔役溫公主差役蘇內翰范忠宣溫公門下士復以差役為未便章子厚公門下士亦以崔役為未盡三人雖賢否不同皆聰明曉吏治兼知南北風俗其所論甚公各不私於所主元祐初溫公復差役改崔役子厚議曰保甲保馬一日不罷有一日言如役法則熙寧初以崔役代差役議之不許行之太速故後有弊今復以差役代崔役當詳議熟講庶幾可行而限

止五日太速後必有弊溫公不以為然子厚罪去蔡京者知開封府用五日限盡改畿縣崔役之法為差役白溫公公喜曰使人人和待制何患法不行子厚入相復議以崔役改差役置司講論久不決蔡京兼提舉白子厚曰取熙寧元豐法施行之耳尚何講焉子厚信之崔役遂定京前後觀望反覆賢如溫公暴如子厚皆足以欺之誠小人也仁宗朝韓富二公為相凡言開邊者皆不納熙寧初公執政始有開邊之議王韶者罷新安簿遊邊得其說遂上開河洹之策公以為奇謀乃有熙河之役獨岷州白石大潭秦州屬縣有賦稅其餘無斗粟尺布惟仰陝西州郡朝廷帝歲供給故自開熙河以來陝西民日困朝廷財用益耗初哨斯囉分處諸子於熙河洮岷之地哨斯囉死諸子

弱故詔能取之 並聞見錄

熙寧六年吏有不附新法介甫欲深罪之上不可介甫因爭之曰不然法不行上曰聞民間亦頗苦新法介甫曰祁寒暑雨民猶有怨咨者豈足顧也文字論列然其實於天下根本牢固至神廟即位富於春秋天資絕人讀書一見便解大旨是時見兩蕃不服又朝廷州縣多紆緩不及漢唐全盛時每與大臣論議有怫然不悅之色當時執政從官中有識者以謂方今天下正如大富家上下和睦田園開闢屋宇牢壯財用充足但屋宇少設飾器用少精巧僕妾僕魯遠鉅不敢作過但有鄰舍來相凌侮不免歲時以物贈之其來已久非自家做得如此遂不敢承當上意改革法度獨金陵揣知上意以一身當之為激切

奮厲之言以動上意遂以仁廟為不治之朝神廟一旦得之以為千載會遇改法之初以天下公論謂之流俗內則太后外則顧命大臣尚不能回况臺諫乎祇增其勢耳雖天下之人羣起而攻之而金陵不可動者蓋此八箇字吾友宜記之僕曰何等八字曰虛名實行強辨堅志當時天下之論以金陵不作執政為屈此虛名也平生行止無一點泥論者雖欲誣之人主信乎此實行也論議人主之前貫穿經史今古不可窮詰故曰強辨前世大臣欲任意行一事或可以生死禍福恐之得回此老實不可以此動故曰堅志此法所以必行也元城語錄

介甫不知事君道理觀他意思只是要樂子之無知如小童言秋水既至因知海若之無窮大明才升豈在燭火之不

息皆是意思常要已在人主自古聖臣實乃常理何
至如此又觀其說嘗用天子禮樂云周公有人臣所不能
為之功故得用人臣所不得用之禮樂此乃大段不知事
君大凡人臣身上豈有過分之事凡有所為皆是臣職所
當為之事也介甫平居事親最孝觀其言如此其事親之
際想亦洋洋自得以為孝有餘也臣子身上皆無過分事
惟是孟子知之說曾子只言事親若曾子可矣不言有餘
只言可矣程氏遺書

公平生養得氣完為他不好做官職作宰相只喫魚菜飯得
受用底不受用緣省便去就自在嘗上殿進一劄子擬除
人。神宗不允對曰阿除不得又進一劄子擬除人。神
宗亦不允又曰阿也除不得下殿出來便乞去更留不住

平生不屈也奇特上蔡語解

因論公法云青苗免役亦是法然非藏於民之道如青苗取
息雖不多然歲歲萬緡則奪民二千緡入官既入官則民
間不復可得矣免役法取民間錢雇人役於官其得此錢
用者皆州縣市井之人不及鄉民鄉民惟知輸而不得用
故令鄉民多乏於財也青苗二分之息可謂輕矣而不見
利於百姓何也今民間舉債其息少者亦須五七分多者
或倍而亦不覺其害曰惟其利輕且官中易得人徒知目
前之利而不顧後患是以樂請若民間舉債則利重及百
端要勒得之極難故人得已且已又青苗雖名取二分之
息其實亦與民間無異蓋小民既有非不得已而請者又
有非不得已用之且如請錢子或遇荒年州縣間須

酒食之費不然亦須置小小不急之物只使二百錢已
比民間四分之息又請納時往來之用與官中門戶之賂
遺至少亦不下百錢況又有胥吏追呼之煩非貨不行
公家期限又與私間不同而民之畏法者至舉債以輸官
往往以此遂破蕩產業者固多矣此所以有害而無利也
或云官中息輕民得之可以自為經營歲豈無二分之息
乎蓋未之思也若用之商販則錢散而難集正公家期逼
卒收不聚失所指準其患豈細往年富家知此患也官中
配之請不得已而藏之比及期出私錢為息輸之官乃無
患夫使民如此是無事而侵擾之也何名補助之政乎龜
山語錄

公治天下專講求法度如彼將身之察宜足以化民矣然卒

不逮王文正呂晦叔司馬君實諸人者以其所為無誠意
故也明道嘗曰有關雝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
度蓋深達乎此龜山語錄

公在 上前爭論或為 上所疑則曰臣之素行亦不至無
廉恥如何不足信且論事當問事之是非利害如何豈可
以素有廉恥劫人使信已也夫廉恥在常人無足道若君子
更自矜其廉恥亦淺矣蓋廉恥自君子所當為者如人守
官曰我固不受賤不受賤豈分外事乎同上

子雱字元澤性險惡凡公所為不近人情者皆雱所教雱惠
卿輩奴事之 公置條例司初用程顥伯淳為屬伯淳賢
士一日盛夏公與伯淳對語雱囚首跣足手携婦人冠以
出問 公曰所言何事 公曰以所教為人沮與程君

議勇箕踞以坐文書曰梟韓琦與之頭于市則新法
矣公曰兒誤矣伯淳曰方與參政論國事子弟不可預姑
退勇不樂去伯淳自此與公不合勇死公罷相哀悼不
有一日鳳鳥去千年梁木摧之詩蓋以比孔子也公坐錫
山常恍惚見雲荷伽柁如重囚者公遂施所居半山園宅
為寺以薦其福後公病瘡良苦嘗語其姪曰亟焚吾所謂
日錄者姪給公焚他書代之公乃死或云又有所見也聞
見錄

王安國字平甫常非其兄所為為西京國子監教授溺於聲
色介甫在相位以書戒之曰宜放鄭聲安國復書曰亦願
兄遠佞人官滿至京師召上殿上問其兄秉政物論如
何對曰但恨聚斂太急知大不明耳上默然不悅嘗諫

其兄以天下洶洶不樂新法恐為家禍介甫不聽安國哭
於影堂曰吾家滅門矣又嘗責曾布以誤惑丞相更變法
令布曰足下人之子弟朝廷變法何謂足下事安國怒曰
丞相吾兄也丞相之父即吾父也丞相由汝之故殺身破
家慘及先人發掘丘龍豈得不干預我事耶記聞

安國召對上曰卿學問通古今以漢文何如主也對曰三
代以後賢主未有如文帝者上曰但惜其才不能立法
更制耳對曰文帝自代來夜入未央宮於擾攘時定變故
於俄頃之際諸將故武夫皆脅息待命恐無才者不
是然能用賈誼之言待羣臣有節專務以德化民海內興
禮義幾致刑措使一時風俗恥言人過則文帝加有才
等矣上曰王猛佐苻堅以嚴刑罰而今必行今朕以天

下之大而不能使人何也對曰下有遲此之恣必報專教
符堅以峻法殺人爲事此必小臣刻薄有以誤陛下者
願專以堯舜三代爲法理順而執利則下豈有不從者乎
筆錄

公爲參政因謁晏元獻小詞而笑曰宰相而作艷詞可乎平
父曰亦偶然爾呂惠卿爲館職在坐曰爲政必放鄭聲平
父正色曰放鄭聲不若遠佞人也呂以爲譏已自是與平
父相失筆錄又聞見錄云公與呂惠卿論新法平父吹笛
于內公諭之曰請孝士放鄭聲平甫即應曰願相公遠佞
人惠卿深銜之

鄭俠介夫者福州人公居慶金陵時嘗從宰後宰進士調光
州司法秩滿至京會公秉政問以所聞俠因爲具言青苗

免役用兵之害公不荅又數以書論之亦不報久之得監
在京安上門時初行免役及收市利錢京師細民負水拾
髮糶粥提茶之類皆有免行錢不輸者毋得販鬻市道門
司稅院並行倉法專攔月賦每正稅百錢則收市利十錢
以給之逮法之行則正稅不及十錢者有司亦取之其未
反重於本俠又言於公得損其尤甚者數事會大旱自十
一月不雨至于三月河東河北陝西流民大入京師與城
外飢民市麻糝麥麩爲糜或掘草根木實以食或身被鎖
械而負瓦揭木賣妻鬻子以償官俠畫圖爲書勾馬以
聞曰如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即乞斬臣以正欺罔之罪又
自劾擅發馬遞鋪待罪時熙寧 年三月二十六日也
神宗覽疏歎息遂詔韓維系杖 更免行錢曾布體量市

易法又詔司農寺常平倉放穀稅務及諸門稅錢三十
錢以下市利錢二十文以下青苗免役權罷追索方田保
甲並罷凡此類十八事民間歡呼相慶四月一日遂下詔
責躬求言越三日大雨七日早朝賀雨 上出圖狀
執且責之丞相以下皆謝罪公遂力求去已而公卒去位
薦惠卿以代已命下之日京師大風雨土翳席逾可俠又
上書言安石本為惠卿所誤至此今復援以遂前非不
復為宗社計又上疏諫用兵語甚切屬熙河奏捷殺戮甚
衆 上為惻然手詔諭王韶等今後只務招降未征餘黨
毋以多殺為功於惠卿等益惡之俠又上書言大臣奏
以三路流民皆為南北下各有田名燕子田若北旱則南
南荒又此皆詭罔 上聽臣乞勸會三路之民自去冬

流移至今不已何人是南方有田者他語譏大臣甚衆并
詆臺諫皆如芻蕘不傷又言禁中被甲登殿等事奏入執
政大怒言於 上以為謗訕朝政追毀出身以來文字送
汀州編管既行 上問惠卿鄭俠小臣禁中密事及大臣
奏對之言何自聞之惠卿對曰此皆馮京手錄使王安國
持示導之使言耳惠卿與京同列議多矛盾又以諂事荆
公為安國所疾屢譴其兄不悞故并中之已而 上以惠
卿語責京京惶恐曰臣與俠素不相識 上方疑之御史
知雜張璠遂以俠事劾京京奏俠行求遠乞追還對遂
詔赴臺推勘遣舒亶追俠及諸太康搜其衣囊得王堯臣
所贖銀三十兩御史臺知班楊忠信所贈韓范諸公所言
新法不便奏書 上遂遠赴詔獄 上對賢不識京但每遣

人吳無至詣檢院被劾判院丁諷斬為無至道京稱歎之
語及罷局時遇安國於途安國馬上舉鞭相揖曰賢可謂
獨立不懼因隨至所居求觀前後奏草俠答以未嘗存留
安國言亦見所與家兄書家兄雖安國之言不聽而兄公
乎俠曰不意丞相一旦為小人所誤以至於此安國曰是
何為小人所誤家兄自以為為人臣子不當避四海九州之
怨使怨歸於己方是臣子盡忠國家使曰未聞堯舜在上
嚮契在下而有四海九州之怨安國以為然忠信者常應
詔言新法不便因謂俠曰御史職在諫爭皆緘默不言公
一監門爾乃上書不已是言責在監門而臺中無人也探
懷中書授俠曰以此為正人助京未嘗使安國傳導省中
語死所論乃鄰君內殿崇班楊永女所告也安國對不

承俠責之曰凡對制使不當有隱口所言者安得諱之天
地鬼神皆在左右學士欲誰欺邪安國乃伏獄成俠送英
州編管忠信無至真決編管湖外京罷政調洛職安國放
歸田里俠徒步赴貶所 俠性清儉布衣糲食終其身有
應舉不以實年者戒之曰方謀入仕已有欺君之心不可
暇日聞子姪誦詩考槃之義問弗緩者弗忘君之惡弗過
者弗過君之朝弗告者弗告君以善顧人之於君有惓惓
之不忍也故求矢以絕之公嘆曰是何言歟古之人在賦
畝不忘君況於賢者一不見用而忿矣若是哉蓋弗緩者
弗忘君也弗過者弗以君為過也弗告者弗以告他人也
其存心如此故雖流落頓挫之餘一話一言未嘗不在君
父觀政役繁興民物嗷嗷且顛顛而已 鄭俠言行錄

錢景謨者忠懿王孫傳與公善論新法不合遂相絕其家
集有答充守趙度支書自序甚詳云荆公任政用事而
代成法無一二存者百姓愁苦而郡縣吏喘喘憂懼虞
罪去且不但變其法制而已乃以穿鑿不經入於虛無牽
合臆說作為字解者謂之時學而春秋一王之法獨廢而
不用又以荒唐誕恠非昔是全無所統紀者謂之時文傾
險趨利殘民無恥者謂之時宦驅天下之人務時學以時
文邀時官僕既與仕籍而所學者聖賢事業專以春秋為
之主皆大中至正三綱五常之道其所為文學六經而為
必本於道德性命而一歸於仁義其施於官者則又忠厚
愛人兼善天下之道自顧不合於時而學之又不能方惶
惶然無所容其迹而故人張諫議正國辟僕為高陽節度
人今竊竟夫亦有書招我為洛中遊兼有詩云年光
人事轉蕭然止俟貧老之兄生事粗足幼而孤者有分有
歸亦西歸洛中守先人墳墓徜徉于有洛之表吾願畢矣
聞見錄

五朝名臣言行後錄卷之六

三朝名臣言行錄卷第七

司馬光 溫國文正公

字君實陝州人舉進士甲科位至丞相事 仁宗 英

宗 神宗 哲宗 贈太師配享 哲廟

公自成童凜然如成人七歲聞講左氏春秋大愛之退為家人講即了其大義自是手不釋書至不知飢渴寒暑年十

五書無所不通文詞醇深有西漢風 蘇內翰撰行狀 又

邵氏後錄云予見溫公親書一帖云光年五六歲弄青胡

桃女兒欲為脫其皮不得女兒去一婢子以湯脫之女兒復來問脫胡桃皮者光曰自脫也先公適見訶之曰小子何得謾語光自是不敢謾語 幼時患記誦不如人羣居

講習衆兄弟既成誦游息矣獨下帷絕編迨能倍誦乃止
用力多者收功遠其所精誦乃終身不忘也公嘗言言不
可不成誦或在馬上或中夜不寢時諫其文思其義所得
多矣家塾記

山谷云范純甫言公初宦時年尚少家人每每見其卧齋中
忽蹶起着公服執手版危坐久率以為常竟莫識其意純
甫嘗從容問之荅曰吾時常念天下事夫人以天下安危
為念豈可不敬邪冷齋話

交趾貢異獸謂之麟公言誠偽不可知使其真非自至不為
瑞若偽為遠人笑願厚賜而還之因奏賦以諷行狀

有司奏六月朔日當食公言故事食不滿分或京師不見皆
賀臣以為日食四方見京師不見天意人君為陰邪所致

天下皆知而朝廷獨不知其為灾當益甚比不當加見詔後
之後遂以為常

初至和三年仁宗始不豫國嗣未立天下寒心而不敢言
惟范鎮首發其議公時通判井州聞而繼之上疏言禮大
宗無子則小宗為之後者為之子也願陛下擇宗室賢
者使攝儲貳以待皇嗣之生退居藩服不然則典宿衛尹
京邑亦足以係天下之望疏三上其一留中其二付中書
公又與鎮書此大事不言則已言一出豈可復反願公以
死爭之於是鎮言之益力及公為諫官復上疏且面言
上因令公以所言付中書公曰願陛下自以意諭宰相
後復上疏面言臣向者進說陛下欣然無難色謂既行
矣今寂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何遽為

此不祥之事小久無遠慮得欲倉卒之際接立其所厚善者耳唐自文宗以後立嗣皆出於左右之意至有稱定策國老門生天子者此禍可勝言哉上大感悟曰送中書公至中書見韓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夜半禁中出寸紙以某人為嗣則天下莫敢違琦等皆曰唯敢不盡力後月餘詔英宗判宗正寺固辭不就職明年遂立為皇子

除知制誥辭至八九乃改天章閣待制

公有上龐丞相

啓云光於屬文性分素薄又懶為之當應舉時強作科場文字雖僅能牽合終不甚工頗慕作古文又不能刻意致力窺前脩之藩徒使其言迂僻鄙俚不益世用雖親舊書啓不免假手於人今知制誥掌為天子作詔文宣布華夷

豈可使假手於書啓者為之耶以是觀之光之不受知制誥出於赤誠非飾讓也

仁宗崩英宗以哀毀致疾慈聖光獻太后同聽政公首

上疏言章獻明肅太后保佑先帝進賢去奸有大功於趙氏特以親用外戚小女故負謗天下今太后初攝大政大臣忠厚如玉曾清純如張知白剛正如魯宗道質直如薛奎者當信用之鄙俚如馬季良讒諂如羅崇勳者當踈遠之則天下服

英宗疾既平皇太后還政公上疏言治身莫先於孝治國莫先於公其言切至皆母子間人所難言者

治平中韓魏公建議於陝西刺義勇凡三丁刺一人每入支實弓弩箭錢三貫文省共得二十餘萬人深山窮谷無得脫

者人情驚撓而民兵紀律踈略終不可用徒費官錢公時
為諫官極言不便持劄子至中書魏公曰兵貴先聲後實
今諒祚方桀驁使聞陝西驟益兵豈不震懼公曰兵之用
先聲為無其實也獨可以欺之於一日間耳少緩則敵知
其情不可復用矣今吾雖益兵然實不可用不過十日西
人知其詳不復懼矣魏公不能荅復曰公但見慶曆陝西
鄉兵初刺手背後皆刺面充正兵憂今復作耳爾今已降
勅榜與民約束不充軍戍邊矣公曰光終不敢奉信魏公
怒曰君何相輕甚邪公曰相公長在此坐可也萬一均逸
偃藩他人在此因相公見成之兵遣之運糧戍邊反堂間
耳魏公默然竟不為止其後不十年義勇運糧戍邊率以
為常一如公之言 龍川志

王廣淵除集賢院公言廣淵姦邪不可近晉漢景帝為太子
召上左右飲衛綰獨稱疾不行及即位待綰有加周世宗
鎮澶淵張美掌州之錢穀世宗私有求假美悉力應之及
即位薄其為人不用今廣淵當 仁宗之世私自結於
陛下宜忠巨哉願黜之以厲天下 行狀下全
神宗即位首擢公為翰林學士公力辭不許 上面諭公古
之君子或學而不文或文而不學惟董仲舒楊雄兼之卿
有文學何辭為公曰臣不能為四六 上曰如兩漢制詔
可也公曰本朝故事不可上曰卿能舉進士取高等而云
不能四六何也公趨出 上遣內臣至閣門強公受告拜
而不受趣公入謝曰 上坐以待公公入至廷中以告置
公懷中不得已乃受

除御史中丞上疏論脩心之要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國之要
三曰官人曰信賞曰必罰其說甚備且曰臣昔爲鍊官即
以此六言獻 仁宗其後以獻 英宗今以獻 陛下平
生學力所得盡在是矣

延和登對言張方平參政姦邪貪猥不協物望 上作色曰
朝廷每有除拜衆言輒紛紛非朝廷好事光曰此乃朝廷
好事也知人帝堯所難况 陛下新即位萬一用姦邪臺
諫循默不言 陛下何從知之此乃非朝廷好事也 日錄

甲寅予初赴經筵 上自製自書資治通鑑序以授光光受
讀降再拜讀三家爲諸侯論 上頤禹玉等稱美久之 全

邊吏上言西戎部將嵬名山欲以橫山之衆取諒祚以降詔
邊臣招納其衆公上疏極論以爲名山之衆未必能制諒

祚幸而勝之滅一諒祚生一諒祚何利之有若其不勝必
引衆歸我不知何以待之臣恐朝廷不獨失信於諒祚又
將失信於名山矣若名山餘衆尚多還北不可入南不受
必將突據邊城以救其命 陛下獨不見侯景之事乎
上不聽遣將种諤發兵迎之取綏州費六十萬西方用兵
盖自是始 行狀

執政以河朔災傷國用不足乞今歲親郊兩府不受金帛送
學士院取旨公言兩府所賜以匹兩計止二萬未足以救
災宜皆減半公與學士王珪王安石同對公言救災節用
宜自貴近始可聽兩府辭賜安石曰常袞辭賜饌時議以
爲袞自知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祿且國用不足非當今之
急務也公曰袞辭祿猶賢於持位固位者國用不足其急

務安石言非是安石曰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也
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歛以盡民財民窮為盜非國之福
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上用足公曰天下安有
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
雨澤夏澇則秋旱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
其害甚於加賦此乃桑弘羊欺漢武帝之言太史公書之
以見武帝之不明爾至其末年盜賊蜂起幾至於亂若武
帝不悔禍昭帝未變法則漢幾亡爭議不已王珪進曰救
災節用宜自貴近始光言是也然所費無幾恐傷國體安
右言亦是惟明主裁擇上曰朕意與光同然姑以不允
荅之○日錄又云臣非謂今日得兩府郊糴能富國也欲
陛下以此為裁省之始爾且陛下強裁省之則失體

今大臣以河北災傷憂公體國自求省郊糴從其請所以
成其美何傷體之有

安石創立制置三司條例司建為青苗助役水利均輸之政
置提舉官四十餘員公上疏逆陳其利害曰後當如是行
之十餘年無一不如公言者天下傳誦以公為真宰相雖
田父野老皆號為司馬相公而婦人孺子知其為君實也
邇英進讀蕭何曹參事公曰參不變何法得守成之道故
孝惠高后時天下晏然衣食滋殖上曰漢常守蕭何之
法不變可乎公曰何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
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武王克商曰乃反商政政由舊然則
雖周亦用商政也書曰無作聰明亂舊章漢武帝用張湯
言取高帝法紛更之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宣帝之政而

始衷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後數日呂惠卿講因言先王之法有一年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變者巡狩考制度是也。有二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有百年不變者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是也。前日光言非是其意以諷朝廷且譏巨為條例司官耳。上問公惠卿言何如公曰布法何名為變若四孟月朔屬民讀法為時變月變邪諸侯有變禮易樂者王巡狩則誅之。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平國用中典是為世輕世重非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弊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大壞而欲更造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無有巨恐風雨之不庇也。公卿侍從皆在此願陛下下問之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黜可也不可使西府侵

其事今為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尚安用例苟用例則胥吏足矣今為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對則詆公曰光為侍從何不言言而不從何不去公作而答曰是巨之罪也。上曰相與論是非爾何至是講畢賜坐戶外將出。上令徙戶內左右皆避去。上曰朝廷每更一事舉朝洶洶何也公曰青苗出息平民為之尚能以蠶食下戶至飢寒流離况縣官法令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願取則與之不願不強也公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強富民亦不強也臣聞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之何昔太宗平河東立和糴法時米斗十餘錢草束八錢民樂與官為市後物貴而和糴不解遂為河東世世之患臣恐異日之責

猶河東之和糴也

上曰陝西行之久矣民不以爲病

曰臣陝西人也見其病不見其利朝廷初不許也而有司尚能以病民况立法許之乎

上曰坐倉糴米何如坐者皆起曰不便上已罷之幸甚

上曰未罷也公曰京師有七年之儲而錢常乏若坐倉錢益乏米益陳奈何惠卿曰

坐倉得米百萬斛則省東南百萬之漕以其錢供京師何

患無錢公曰東南錢荒而米狼戾今不糴米而漕錢弃其

有餘取其所無農末皆病矣侍講吳中起曰光言至論也

公曰此皆細事不足煩人主但當擇人而任之有功則賞

有罪則罰此則陛下職也

上曰然行狀

通英讀通鑑賈山上疏因言從諫之美拒諫之禍

上曰舜聖讓說殄行若臺諫欺罔爲讓安得不黜光曰進讀及之

便時事臣不敢論也及退

上留光謂曰呂公著言潘鎮

欲與晉陽之甲豈非讓說殄行也光曰公著平居與儕輩

言猶三思而發何故

上前輕發乃爾外人多疑其不然

上曰此所謂靜言庸違者也光曰公著誠有罪不在今

日向者朝廷委公著專舉臺官公著乃及舉條例司之人

與條例司互相表裏使熾張如此乃始逼於公議復言其

非此所可罪也

上言安石不好官職及自奉養可謂賢

者光曰安石誠賢但性不曉事而懷此其短也又不當信

任呂惠卿惠卿真奸邪而爲安石謀主安石爲之力行故

天下并指安石爲奸邪也

上曰今天下詢詢者孫叔敖所謂國之有是衆之所惡也

光曰然陛下當審察其是非然後守之今條例司所爲獨安石韓絳惠卿以爲是

下皆以為非也。陛下豈能獨與此三人共為天下邪？

上問近相陳升之外議云何。光對曰：陛下擢用宰相，臣愚何

敢與。上曰：第言之。光曰：閩人校險，楚人輕易，今二相皆

閩人，二參政皆楚人，必將援引鄉黨之士，充塞朝廷，天下

風俗何以更得淳厚。上曰：然。今中外大臣更無可用者，

獨升之有才智，曉民政邊事，他人莫及。光曰：升之才智誠

如聖旨，但恐不能臨大節而不可奪。爾昔漢高祖論相以

為王陵，少戇，陳平可以輔之，平智有餘，然難獨任。真宗

用丁謂，王欽若亦以馬知節參之，九才智之士必得忠直

之人從旁制之，此明主用人之法也。上曰：然。升之朕固已

戒之矣。上又曰：安石何如。光曰：人言安石姦邪，則毀之

太過，但不曉事，又執拗爾。上曰：韓琦敢當事，賢於富弼

但不強爾。光曰：琦實有忠於國家之心，但好遂非，此其所

短也。上因問至呂惠卿。光曰：惠卿儉巧，非佳士，使安石負

謗中外，皆惠卿所為也。近日不次進用，大不合衆心。上

曰：惠卿明辨亦似美才。光曰：惠卿文學辨慧，誠如聖旨，然

用心不端。陛下更徐察之。江充李訓若無才，何以動人

主。上因論臺諫天子耳目。光曰：臺諫天子耳目。陛下

當自擇人。今言執政短長者皆斥逐之，盡易以執政之黨

臣，恐聰明將有所蔽蒙也。上曰：諫官難得，卿更為擇其

人。光退而舉陳薦、蘇軾、王元規、趙彥若。

邇英進讀通鑑三葉畢。上更命讀一葉半。讀至蘇秦約六

國從事。上曰：蘇秦張儀掉三寸舌，乃能如是乎。光曰：臣

所以存其事於書者欲見當時風俗重以辯說相高人君委國而聽之此所謂利口覆邦家者也上曰卿進諫存規諫光曰非敢然也欲陳著述之本意耳

呂晦叔曰昨使契丹虜中接伴問副使狄諮曰司馬中丞今為何官諮曰今為翰林兼侍讀虜曰不為中丞邪聞是人甚忠亮

上謂晦叔曰司馬光方直其如迂闊何晦叔曰孔子上聖子路猶謂之迂孟軻六賢時人亦謂之迂闊况光豈免此名大抵慮事深遠則近於迂矣願陛下更察之並日錄

韓琦上疏論青苗之害上感悟欲罷其法安石稱疾求去會拜公樞副公上章力辯至六七曰上誠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行青苗助役等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

不然終不敢受命上遣人謂公樞密兵事也官各有職不當以他事為辭公言臣未受命則猶侍從也於事無不可言者安石起視事青苗法卒不罷公亦卒不受命則以書喻安石三往反開諭切至猶幸安石之聽而改也且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夫忠信之士於公當路時雖齟齬可憐後必徐得其力諂諛之人於今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執必有賣公以自售者意謂呂惠卿對賓客輒指言之曰覆王氏者必惠卿也小人本以利合勢傾利移何所不至其後六年而惠卿叛安石由是天下服公先知

魏公言君實初除樞副竟辭不受時公在魏聞之亟遣人賫書與潞公勉之云立上倚重之厚庶幾行道道或不行然後去之可也似不須堅讓潞公以書呈君實君實云自

古被這般官爵引得壞了名節為不少矣後得寬夫書云
君實作事今人所不可及須求之古人 魏公語錄

老先生嘗謂金陵曰介甫行新法乃引用一副當小人或在
清要或為監司何也介甫曰方法行之初舊時人不肯向
前因用一切有才力者候法行已成即逐之却用老成者
守之所謂智者行之仁者守之先生曰介甫誤矣君子難
進易退小人反是若小人得路豈可去也必成讎敵他日
將悔之介甫默然後果有責判公者雖悔之無及 元成語錄
熙寧七年 上以天下旱蝗詔求直言公讀詔泣下欲默不
忍乃復陳六事一青苗二免役三市易四邊事五保甲六
水利此尤病民者宜先罷又以書責宰相吳充曰天子仁
聖如此而公不言何也行狀

司馬光
范祖禹及公子康為館職時 帝初感疾既安詔宰相
來春建儲以司馬光呂公著為師保 神宗知公之深如
此聞見錄並公

神宗崩公赴闕庭衛士見公入皆以手遮額曰此司馬相公
也民遮道呼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潘百姓所在數千人
聚觀之公懼會放辭謝遂徑歸洛太皇太后聞之詰問立
者遣使勞公問所當先者公言近歲士大夫以言為諱聞
聞愁苦於下而 上不之知明主憂勤於上而下無所
其罪在羣臣而愚民無知歸怨 先帝宜下詔首開言路
從之下詔榜朝堂而當時有不欲者於詔語中設六事以
禁切言者曰若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重或
迎合已行之令上以觀望朝廷之意以僥倖希進下以眩

感流俗之情以干取虞譽若此者必罰無赦 太皇太后
封詔草以問公公曰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言
則入六事矣時有應詔言事而坐越職贖銅者公具論其
情且請改賜詔書行之天下從之於是四方吏民言新法
不便者數千人公方草具所當行者而 太后已有旨
遣修京城邏卒罷減皇城內覘者止御前工作出近侍之
無狀者三千餘人戒飭中外無敢苛刻暴斂廢導洛司
貨場及民間戶馬實保馬限皆從中出大臣不與公上疏
謝當今急務 陛下已略行之矣小臣稽慢罪當萬死行
拜門下侍郎元豐之末天下多故 二聖嗣位民日夜引領
以觀新政而進說者以為三年無改父之道欲稍損其
重者毛舉數事以塞人言公慨然爭之曰 先帝之法其

善者雖百世不変可也若安石惠鄉等所建為天下害非
先帝本意者改之當如拯溺猶恐不及况 太皇太后
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衆議乃定遂罷保甲團教依義
歲一閱保馬法不復買見在者還監牧給諸軍廢市易
公所儲物皆蠲之不取息而民所欠錢皆除其息京東鑄
鐵錢河北江西福建湖南並及福建茶法皆復其舊獨
峽茶以邊用未罷遣使相視去其甚者戶部左右曹錢穀
皆領之尚書凡昔之三司使事有散隸五曹及寺監者皆
歸戶部使尚書周知其數量入以為出元祐元年正月公
始得疾詔公與尚書左丞呂公著朝會與執政異班再拜
而已免舞蹈公疾益甚歎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乃
上疏論免役五害乞直降秘罷之率用熙寧以前法有志

便州縣監司節級以聞為一路一州一縣法詔即日行之
又論西戎大略以和戎為便用兵為失時異議甚衆獨文
彥博議與公合衆不能奪遂詔諸將皆隸州縣軍政委守
令通決之

公奏以文學德行吏事武略等為十科以求天下遺材命
臣升朝以上歲舉經明行脩一人如進士高選皆從之
元祐初温公輔政是歲天下斷死刑千人其後二呂繼之
嘗數倍此豈智力所能勝邪談叢

公既改新法或謂公曰元豐舊臣如章惇呂惠卿輩皆小人
他日有以父子之義聞上則朋黨之禍作矣不可不懼
公正色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遂改之不疑聞身錄

公好學如飢渴之嗜飲食於財利紛華如惡惡臭誠心自然

天下信之退居於洛往來陝洛間皆化其德師其學法甚
儉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博學無不通音樂律歷
文書數皆極其妙晚節尤好禮為冠婚喪祭法適古今之
宜不喜釋者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言不信不事生
產買第洛中僅庇風雨有田三頃躬親庶務不舍晝夜懈
公與其兄伯康尤愛尤篤伯康年將八十公奉之如嚴父保之如
嬰兒每食少頃則問曰得無飢乎天少冷則拊其背曰衣
得無薄乎范大史集

晁無咎言温公有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為未嘗有不可
對人言者耳東坡集

公初患歷代史繁重學者未能綜况於人主遂約戰國至秦
二世如左氏體為通志八卷以進宋景悅之命公讀其

書置局秘閣以其素所賢者劉放劉慈先祖禹為屬官
神宗尤重其書以為賢於荀悅親為製衣賜名資治通鑑
詔邇英讀其書賜額即舊書二千四百一卷書成拜資政
殿學士仍賜金帛行狀

遼人夏人遣使入朝與吾使至中書有虜人問公起居及
相遼人救其邊吏曰中國和司馬矣道碑

先生每與君言其話不曾放過如范堯夫十件事六爭得三
四件便已先生曰君實只為能受盡人言儘人忤逆更不
怒便是好處程氏遺書

蘇內翰軾作公神道碑銘曰於皇上帝子惠我民孰堪頌天
惟聖真仁 聖子受命如堯之初 神母詔之匪亟匪徐

潞公謂溫公曰彦博留守北京遣人入大遼偵事回云見
主大宴羣臣伶人劇戲作衣冠者見物必攫取懷之有餘
其後以鞭扑之者曰司馬端明邪君實清名在夷狄如此

公愧謝

公嘗問康節曰光何知人曰君實脚踏實地人也公深以為
知言康節又曰君實九分人也其重之如此

公居洛嘗同范景仁登嵩頂由轅轅道至龍門涉伊水至香
山懋石樓臨八節灘九所經從多有詩什自作序曰遊山
錄士大夫爭傳之公不喜肩輿山中亦乘馬路險策杖以
行故嵩山題字云登山有道徐行則不困措足於平穩之
地則不跌慎之哉

公知宋興軍上章曰臣之不才最出羣臣之下先見不如

誨公直不如范純仁程顥敢言不如蘇軾孔文仲勇決不
如范鎮若臣罪與鎮同則乞依鎮例致仕若罪重於鎮或
竄或誅所不敢逃 帝必欲用公召知許州令過闕上殿
謂監察御史程顥曰卿度光來否顥對曰 陛下能用其
言光必來不能用其言光必不來 帝曰未論用其言如
光者常在左右自可無過公果辭召命 帝嘗謂左丞
宗孟曰如光未論別事只辭樞密一節朕自即位以來惟
見此一人 帝之眷禮於公如此不衰特公以新法不
美不可起元豐官制成 帝曰官制將行欲取新舊人兩
用之又曰御史大夫非光不可蔡確進曰國是方定願少
俟之王珪亦助其說至元豐七年秋資治通鑑成進御時
拜公資政殿學士賜帶如二府品數者修書官亦遷秩召

聖神無心孰左右之民 擇相我興授之其相維何太師
溫公公來自西一馬二童萬人環之如渴赴泉孰不見公
其如我先 二聖忘已惟公是式公亦無我惟民是度
既相司馬爾賈于途我耕于野士曰時哉既用君
子後子先特不可失公如麟鳳不執馬不搏羽毛畢朝雄
衣卒服為政一年疾病半之功則多矣百年之思知公于
異識公于微匪公之思 神考是懷天子萬年四夷來同
薦于清廟 神考之功

司馬光

言行錄

十五

司馬康

字公休文正公之子舉明經中第事

神宗

至司諫贈右諫議大夫

君性端謹性至孝居母憂勺飲不入口者三日杖而後能起見者哀之文正居洛十五年往來陝洛間士之從學於公者退與君語未嘗不有得塗之人見其容止雖不識皆以其司馬公之子也公薨執喪如夫人哀毀有加焉治喪用禮經家法不為世俗事得遺恩悉以與族人范太史撰墓君為講官嘗上疏歷陳前世治少而亂多祖宗創業之艱難積累之勤勞以勸上及時向學守天下大器器入勸太后每於禁中訓導其言切至又言孟子為善最醇

王道尤所且觀覽 上曰方讀孟子尋詔講筵官編修孟子節解為十四卷以進君已病矣猶自力解孟子二卷除諫議未受條具諸所當言以待曰得一對極言而死無所恨矣疾病召醫于充鄉民聞之詣醫告曰姓受司馬恩深今其子病願速往來告者日夕不絕醫遂行至則不可為矣沒 二聖嗟悼不已所以優卹賻贈之甚厚

三朝名臣言行錄卷第八

三朝名臣言行錄卷第八

呂公著 申國正獻公

字晦叔文靖之子以恩補官中進士第相 哲宗贈太師

歐陽脩為翰林薦公文學行誼宜在左右稱公清靜寡欲有古君子之風及脩使北虜虜問中國德行文章之士脩以

公及王荊公對家傳

歐公嘗患士大夫少高退之節乃薦公及張唐公王荊公韓持國欲以激厲風俗又薦荊公與公作諫官家塾記

公侍經筵時 仁宗春秋高公於經傳同異訓詁得失皆粗陳其略至於治亂安危之要聞之足以戒者乃為 上反

覆深陳之 仁宗嘗詔講官凡經傳所載逆亂事皆直言

毋諱公因進講言弑逆之事臣子所不忍言而仲尼書之
春秋者所以深戒後世人君欲其防微杜漸居安慮危使
君臣父子之道素明長幼嫡庶之分早定則亂臣賊子無
所萌其姦心故易曰履霜堅冰至由辯之不早辯也
公每進講多傳經義以進規會講論語至人不知而不愠不
亦君子乎公言在下而不見知於上者多矣然在上者亦
有未見知於下者也故古之人君政令有所未孚人心或
有未服則反身脩德而不以愠怒加之如舜之誕敷文德
文王之皇自敬德是也 上知公意深切每改容鞠躬如
在車之式 並家傳

公於講讀尤精語約義明可為當世之冠與司馬光同侍
筵光退語人曰每聞晦叔講便覺已語煩 呂汲公撰神道碑

自 仁宗末率以二月開經筵至重午罷八月復開至冬
罷是歲詔以九月五日開至重陽罷公奏願 陛下日
邇英以循 先帝故事詔即從之後講論語將畢公以
書備二帝三王之道尤切於治術乞候進講論語畢日進
講尚書從之

英宗自大廟赴南郊問今之郊與古之郊何如對曰古之郊
貴誠尚質今之郊盛儀衛事物采而已

神宗自在藩邸即熟聞公與司馬光名及即位首召二人為
學士朝論翕然稱得人

神宗初御經筵公進講尚書至天乃錫王勇智 上曰何以
獨言勇智公曰仲虺方稱成湯能伐夏救民故以勇智言
之然聖人之德當如易所謂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然

後可以盡善時。上方富於春秋故公以好勇黷武為戒
並家傳

夏秋淫雨京師地震公言君人者去偏聽獨任之弊而不主
先入之語則不為邪說所亂顏淵問為邦孔子以遠佞人
為戒蓋佞人惟恐不合於君則其勢易親正人惟恐不合
於義則其勢易疏惟先哲王正厥事蓋未有事正而世不
治者惟陛下勉行而勉終之

拜御史中丞入對

上語及西陲事公退而奏曰惟當脩嚴

武備來則應之以逸待勞若臨遣大臣張皇武事或議深
入或求奇功皆非國家至計後公去位朝廷遣大臣臨邊
已而西征無功士卒內潰皆如公所料

公知貢舉在貢院密上奏曰天子臨軒策士而用詩賦非

賢求治之意且近世有司考校已專用策論今來廷試

乞出自宸衷惟以詔策答訪治道是庶上臨軒遂

策試進士家傳

介甫與晦叔素親患臺諫多橫議故用晦叔為中丞既而天

下皆患條例司為民害晦叔乃復言條例不便介甫以晦

叔叛已怨之尤深已而止語執政呂公著常言韓琦將

興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介甫因用為晦叔罪除知

州溫公日錄○王荆公與呂申公素相厚嘗曰呂十六

作相天下不太平及薦申公為中丞其辭以謂有八元八

詘之賢未半年所論不同復謂有驩堯共工之姦荆公之

喜怒如此蓋孫覺李老嘗為上言今藩鎮大臣如此論

列而遭挫折若唐末五代之際必有興晉陽之甲以

側者

上已忘其人但記美言以為申公

彗星見乃水直言公疏曰陛下有欲治之心而無致治之

實者有哉此任事之人負陛下也何以言之士之邪正

賢不素定也今則不然前日舉之以為天下之至賢

後日言亦以為天下之至不肖其於人才既反覆而不

則於政對事乖戾而不審矣陛下細思之乎神道

公居洛一日如長嘆曰命不可堪命不可堪命不可堪

人公與君實引薦至此尚何言公作曰公著之罪也聞

通英進讀上留公論治道遂及釋老虛寂之旨公問曰

舜知此道乎上曰堯舜豈不知公曰堯舜雖知此而

以知人安民為志碑

初公到河陽入觀都人環觀相謂曰此公還朝百姓之幸

巨公著

至是士民相慶既受命出觀而士夫衛卒皆歡拊咨嘆

慈聖光獻太后聞公進尤喜曰積德之所也温公在洛

公登樞以書遺都下友人曰晦叔進用天下皆喜以為治

表聞其猶力辭光不敢致書君宜勸之早就職

公既就職因奏自熙寧以來朝廷論議不同端人良士例為

小人所沮格指為沮壞之人不可復用此非國家之

利願陛下省察上曰當以次收用之

上初即位韓絳即議復肉刑至是復詔執政議公以為後

禮教未備而刑獄繁肉辟不可復將有踊貴履賤之議吳

充議復置園士眾以為難行王珪欲取開封死罪囚試以

剗刑公曰剗而不死則肉刑遂行矣議竟寢

上以慈聖既升祔大推恩於曹氏九進官被賞者二百

人公因言自古亡國亂家不遺親小人任官官通女
外戚數事而已 上深以為然

謀告夏幽其主秉常 上對二府議大舉兵伐之公曰如謀

者所告則夏人誠有不然 陛下未審以何人為元帥未

得其人則不知不舉五年四月公以西師無功奏曰外

皆謂王中正宜正典刑翌日公上奏乞解樞務章繼上

請尤切乃除資政殿學士知州路安撫使及未樂城陷

至 止開天章閣對輔臣曰邊民疲弊若此獨曰公者為

朕言之他人未嘗及也 公至定州謝表曰進不敢希功而生事退不敢弛備以曠

人人傳誦以為撫實是時朝廷方經武事增脩邊備越時

者多獻北伐之策公至定武即為上言中國與契丹通好

久邊境安無事塞上屯軍素有節制惟宜靜以鎮之

甲法新行被邊皆設教場日鳴金鼓課人誦戰法聲遠

虜虜機邊郡以為生事違誓約 上委公處其事公即上

奏以為遣邊人習戰法於境上非管子寓令之意也請

切罷去不聽 並家傳

哲宗即位公為爾英侍讀始立 上言曰人君即位之始當

正始以正天下脩德以安百姓脩德之要莫先於學

緝熙于光明日新又新以至於大治者學之力也臣待

講讀謹條上十議以裨聰明 一曰畏天二曰愛民三曰修

身四曰講學五曰任賢六曰納諫七曰薄斂八曰去奢九

曰省刑十曰無逸居月餘除執政遂倚以為相 其論

錄之略曰昔鹿臺之財鉅橋之粟尚紂聚之以喪國

散之以得民由是觀之人主當務仁義而已何必曰知
整記。為君之道幾無出此十篇可為人君座右銘
官制三省並建而中書獨為取旨之地門下尚書奉行而已
公曰三省均輔臣也正如同舟共濟當一心並力以修政
事乞事于三省者自今執政同進呈取旨而各行之遂
為令神道碑初執政三五日一集都堂長官專決同列
不與議及公秉政非有故一聚都堂遂為故事同上
公始與司馬光輔政於是共推本先帝之意蓋欲鞭笞四
夷以疆中國阜蕃邦財以佐其費有司奉行失其本旨
先帝固嘗患之矣故欲更而未暇與已更而未定其詔墨
記言具在而可考者有若干事若詰青苗之害則曰常平
一泉穀以禦水旱而貪散以求利至十之七八國夫拯採

備而民之責備被管筆者殺責與利之弊則曰大傷都
有損國躰戒用兵之失則曰南安西師兵夫死傷者皆不
下二十萬有司失一死罪其責不輕今無罪置數十萬人
於死地朝廷不得不任其咎救官制之滯則曰更新官制
以覈正吏治至今頒行無緒有以啓寵四方貽譏後世於
是二公與同志者建請以平舊法改青苗以嘉祐差役
參改募役罷保馬以復蓋牧損保甲教選以便農作除
易之令寬茶鹽之禁賜邊港贖亡民和西戎於是民謠
鼓舞以為便神道碑。温公病中與公簡曰晦叔自結髮
志學仕而行之端方忠厚天下仰服垂老乃得秉政平生
所蘊不施於今日將何俟乎比日以來物論頗譏晦叔
默太過若此際復不廷爭事蹉跌則入彼朋矣光自

來悉以身付醫家事付康惟國事未有所屬今日屬於
叔矣

公上奏曰自古治戎之策雖三代之盛亦不過來則禦之去
則備之為備之道莫先於積穀

初温公議凡役人皆不許雇人以代然東南及西蜀諸路
有高貨或子弟業儒皆當為弓手執賤役既不許募代其

苦之公聞其弊即令一切雇募良情大悅
上以通英^其讀論語畢賜執事^其讀官左右史御筵於資善

堂內出御書唐人詩分賜在坐翌日公上奏曰臣伏念
陛下睿哲之性出於天縱而後內稟慈訓日新典學誠以

堯舜三代為法則四海不勞而治將來論語終帙進講尚
書二書皆聖人之格言為君之要道臣輒於其中及孝經

內節要語共一首段進呈聖人之言本無可去取臣今
取明白切於治道者庶便於省覽或遊意筆硯之間以俟

揮灑亦日就月將之一助也居數日太皇太后宣諭曰呂
相所進要語已令 皇帝即依所奏每日書寫看覽甚有

益於學問與寫詩篇不同也
即官何洵直矣本部印公曰洵直誠有罪然重譴之則自今

猶吏皆有以制主司矣乃薄其罪
公在 仁宗朝嘗請進士先策論 神宗初又獻議以經術

取士及知熙寧三年貢舉遂密啓臨軒專用策試未幾公
以言青苗等事得罪去王安石專政乃盡罷詩賦一用經

義獨以春秋為破缺不可讀廢其學學者不得以應書
石又與其子雱其徒呂惠卿等撰定詩書周禮義學

石又與其子雱其徒呂惠卿等撰定詩書周禮義學

頌天下九士子應書者自一語以上非新義不得用於是
舉者不復思索經意亦不復誦正經惟誦安石息鄉書
熟者輒得上第有司發策問必先稱頌時政對者因大為
諛辭以應之又多以佛書證六經至全用天竺語以相高
晚尚字學復以字書去取天下士於是學者不復解經而
專辭字往往辨析字畫說一字至數百言去經意益遠
是中外議者皆咎經義而思詩賦矣元祐初議者爭言科
舉之弊請復舊制公曰先帝更新法度如造士以經術
最為近古且仲尼六經何負於後世特安石課試之法為
繆耳安石解經亦未必不善惟其欲人同己為大繆耳溫
公亦以為詩賦不可復然論者習見經義之弊忿應不可
渴乃定制進士初場試經義次賦詩論策對經義者許

用古今諸儒之說及已見又詔立春秋科太學置春秋
士二員禁有司不得於莊老書出題程文不得 雜用
韓刑名之學及釋氏書仍罷試律義至是將廷試執政又
以兜學復策之初進士葉祖洽譏議祖宗自是對策者皆
訕前朝以阿當世因為策問可廢當復詩賦論題公曰
天子臨軒發策延四方貢士詢以治道豈非近古良法邪
至於對者是非邪正則在考官去取耳乃仍舊試策其後
論科舉者亦未息以至公薨而詩賦益隆期盡廢經義而
後已非公意也
公晚多讀釋氏書益究禪理溫公博學有至行而獨不喜佛
公每勸其留意且曰所謂佛學者自貴其心術簡要亦非
必事事服習為方外人也 並家傳

公居家夏不排窓不揮扇冬不附火一日盛夏楊大夫瓌
字器之將赴鎮戎軍倅來辭器之乃呂氏甥公於西窓下
烈日中公裳對飲三盃器之汗流浹背公凝然不動雜志
公平生未嘗行草書尤不喜人博曰勝則傷仁負則傷儉家
壘記全下

公平生未嘗較曲直聞謗未嘗辨少時書于座右曰不善加
己直為受之蓋其初自懲艾也如此至和中手書東漢
篤與李文德書于座右又書古人詩好衣不近節士體梁
穀似怕腹中書于屏風

呂晦叔真大臣其言簡而意足孫莘老嘗言 裕陵好問且
曰好問則裕晦叔曰好問而裕不若聽德而聰人有非劉
向強聒而不舍者晦叔曰劉向貴戚之卿此語可謂

山公著

然向之眷眷於漢室而不忍去則是也至於上變論事
可謂不知命矣 龜山語錄

宋興以來大臣以三公平章軍國者四人而公父子居其二
時論榮之

呂希哲

字原明正獻公之長子以恩補官充崇政殿說書

正獻公教公事事循規矩甫十歲祁寒暑雨侍立終日不命之坐不敢坐也日必冠帶以見長者平居雖天甚熱在父母長者之側不得去巾襪縛袴衣服唯謹行步出入無得入茶肆酒肆市井里巷之語鄭衛之音未嘗一經於耳正之書非禮之色未嘗一接於目公嘗言人生內無賢友兄外無嚴師友而能有成者少矣家傳

公從王安石學安石以為九士求官而事科舉者為貧也有官矣而復事科舉是僥倖富貴利達而已學者不由也公聞之遽棄科舉一意古學始與程先生頤俱事胡先生

公少程一二歲察其學問淵源非他人比首以師禮而明道程顥橫渠張載孫公覺季公常皆與公遊由是益見日益廣大然公亦未嘗專主一說不私一門務略去枝葉一意涵養直截勁捷以造聖人真意曾子之學盡力在其中內者其讀經書平直簡要不為辭說以知言為先自得為本躬行為實不尚虛言不為異行

正獻公嘗語張耒曰此身不欺聞室守官京師不謂其顯官通遷轉即一見執政過此不見也

正獻公廣用當世賢士人之有一善無不用也嘗以數幅紙書當世名士姓名既而失之後復見此紙則所書人悉用之矣正獻公嘗親書遺公曰當世善士無不用者獨尔以吾故不得用亦命也

公為說書凡二年日夕勸導人主以脩身為本修身以正心為主心正意誠天下自化不假他術身不能脩雖左右之人且不能喻况天下乎

公既除諫官累辭未獲蘇子瞻在邇英戲謂公曰法筵龍象當觀第一義公笑而不答退謂范淳父曰若辭不獲命必以楊畏為首時畏方在言路以險詐自任頗為子瞻所忌公故及之並家傳

公為郡處令公幣多畜鰻魚諸乾物及筍乾薑乾以待賓客以減雞鴨等生命也雜志

公晚居宿州真楊間十餘年衣食不給有至絕糧數日者公處之晏然靜坐一室家事一切不問不以毫髮事託州縣其在和州嘗作詩云除却借書沽酒外更無一事擾心

閑居日讀易一爻遍考古今諸儒之說默坐沉思隨事釋夜則與子孫評論古今商確得之久之方罷家傳

仙源嘗言與侍講為夫婦相處六十年未嘗一日有面赤自少至老雖在席之上未嘗戲笑雜志

公與諸人云自少官守處未嘗干人舉薦以為後生之戒仲父舜從守官會稽人或譏其不求知者仲父對詞甚好

勤於職事其他不敢不慎乃所以求知也童蒙訓

公為人處事皆有長久之計求方便之道只知病中風人不能言手不能書而養疾者乃問所欲病者既不能答

足增苦故公嘗教人每事作一牌子如飲食衣裳寒熱之類及常所服藥如理中元之類常所作事如梳頭洗面之類及作公親筆書病者取牌子以示人則可減大半之勞

類及作公親筆書病者取牌子以示人則可減大半之勞

凡公為人處事每如是也 孝宗訓

三朝名臣言行後錄卷第八

三朝名臣言行後錄卷第九

曾公亮

字子固建昌軍人中進士第 英宗 神宗官至中書舍人

進判越州歲飢度常平不足以賑給而田居野處之人不能皆至城郭至者群聚有疾厲之虞前期喻屬縣召富人使自實粟數摠得十五萬石視常平價稍增以予民民得從便受粟不出田里而食有餘粟價為平

為州務去民疾苦急姦強而寬貧弱曰為人害者不去則吾民不寧是時州縣未屬民為保伍公獨行之部中使幾窮居人行旅出入經宿皆有籍記有盜則鳴鼓相接又設方略明賞購急追捕且聞人自言故盜發輒得

所出教事應下縣責其屬度緩急與之期期不盡不
移書督促期盡不報按其罪期与事不相當聽縣自言別
与之期而按与期者即有所追逮州不遣人至縣縣毋
人呼其門絲初未甚聽公小則罰典吏大則并劾縣官於
是莫敢慢事皆先期而集民不知擾所省文移數十倍
天子察公賢欲用公一日内出手詔中書門下曰曾
奉稱宜典五朝史事遂以公為脩撰近世脩國史必致
文孝之士以大臣監總未有以五朝大典獨付一人如公
者公夙夜討論未及屬案會正官名權中書舍人不俟
謝諭使就職時自三省至百執事選授一新除吏日至
士人舉其職事以戒辭約義盡論者謂有三代之風
士亦數稱其與也並第文昭公撰行述

初見太平州司戶張伯玉前輩人也歐陽荆公諸名士

孫子固文章伯玉殊不顧間語子固吾方作六經闢其
之記子固凡謄橐六七終不嘗白玉之意則謂子固曰吾
自為之其書于紙曰六經闢者諸子百家皆在焉不書專
經也云云子固始大畏服益自勵於孝矣聞見錄

初見神宗上問曰卿与王安石布衣之舊安石何如對
曰安石文章行義不減揚雄然各所以不及古人曰安石
輕富貴非吝也對曰非此之謂安石勇於有為吝於改
上頷之談叢

子固罷檢討以錢醇老代之元素曰曾公亮知山陰賤市
田數十頃為人所訟曾易占時在越幕說守倅曰曾宰高
科它日將貴顯用茲事敗之可惜父會為明守老且

謀俾代其子任各守倅從之會由是坐賊追停曾公猶以
私坐監當深德易占後易占以信州縣宰坐賊英州編管
亡匿於曾公別墅會赦自出子固訟寃再効復往英州
死焉子固時不奔喪為鄉議所貶介甫為作辨曾子以解
之子固及第鄉人作感聖恩道場以為去害也子固好
潛勢以陵州依州以陵縣依縣以陵民溫公日錄按公父
死南都杜祁公為治其喪時惟公在側今文集有謝杜公
書可見又荆公撰墓誌亦云至南京病卒此言不奔喪者
溫公傳聞之誤也

中書舍人王震序公之文曰先生以文章名天下久矣異時
尚美壯志氣銳其文章之標鵲奔放雄渾瓌偉若雷霆
朝氣猛獸之抉以湖之波濤煙雲之姿狀一何竒也

時先生自負要心劉向不知韓俞為何如爾中間從外
頗謂偃蹇不偶一時後生輩鋒出先生泊如也晚還
廷天下望用其孝而屬新官制遂掌書命於是更置百官
舊舍人無在者已試即入院方除目填委占紙肆書初若
不經意午漏盡授草院吏上馬去凡除郎御史數十人所
以本法意原職守而為之訓教者人人不同咸有新趣而
衍裕雅重自成一家余其助為尚書郎掌付制吏部一日
得盡觀始知先生之孝雖老不衰而大手筆自有人也
呼先生用未極其孝已矣要之名與天壤相弊不可誣也

曾公

字子開鞏之季弟中進士第事神宗哲宗

官至翰林學士

諫官王覲言執政忤旨落職知潤州公封還詞頭言覲之一身出入內外不足為重輕而陛下寄腹心於大臣寄耳目於臺諫者相須不可闕一今覲一言論及執政即日去之是何異愛腹心而塗耳目豈不死哉上悟加覲直

龍圖閣楊文靖公撰行狀

哲宗既親政追用舊臣盡復熙豐之法數稱公議禮有守及公入對不及垂簾事所陳皆國家大体以謂人主雖有然之聖質必賴左右前後皆得其人以為立政之本宜於此時慎選忠信端良博古多聞之士置諸左右以參

以備顧問與夫深處法宮之中親近褻御之徒其積益相
去萬萬矣件貴近意故不得留除知徐州

上皇即位 欽聖太后權同聽斷一日二府奏事簾中宣

曰 神宗在宮中嘗稱曾肇可用召還除中書舍人即日

請對言治道在廣言路而已會日蝕四月朔故事當降詔

求直言將命公草詔因具著所以言於上者敷告中外於

是投匭者日以千數故 上得盡聞天下事

公嘗奏言近世帝王善為治者莫如唐太宗善言治者莫如

唐陸贄太宗正觀之治論者謂庶幾成康史官綴其大者

別為一書謂之正觀政要陸贄事唐德宗知無不言言無

不盡要其歸必本於帝王之道必稽於六藝之文此二書

雖一代之文章亦一帝王之龜鑑也 陛下取此二書置於

座右留神省覽之言行事以此為準庶幾聖德有補焉

公在邠英讀史記至堯崩三年之喪畢因言堯舜同出黃

舜且為堯喪三年者舜嘗臣堯故也侍讀溫益進言曰

記世次不足信若堯舜同出則舜娶堯女為娶從祖姑公

以史記世次禮記祭法大傳之說質於 上前益語塞

時有陳大中至正之論者以元祐紹聖均為有失魯公稱

上命命公推此意為詔諭天下公見 上言 陛下欲建

皇極以消弭朋黨須先分君子小人賞善罰惡不可偏廢

開說甚至已而詔自中出 上命魯公相公適視草禁中

因率數事為戒所謂休息百姓總核庶工甄叙材良敦

正直澄清風俗振肅紀綱與魯公言未嘗不丁寧反覆

以此也本朝李工弟草兄制惟韓氏與公無他比也亦大論

榮之

元祐士大夫再被降黜公義不獨全請與俱貶言者繼之
職知和州並行述

蘇文忠公

字子瞻老蘇之長子中進士第再中制科優等

英宗神宗官至禮部尚書兼端明殿

林侍讀二學士

公生十年而先君宦李四方太夫人親授以書聞古今成敗
輒能語其要太夫人嘗讀東漢史至范滂傳慨然大息公
侍側曰某君為滂夫人亦許之否乎太夫人曰汝能為滂
吾願不能為滂母耶弟黃門公撰墓誌

嘉祐二年歐文忠公考試禮部進士疾時文之詭異思有以
救之梅聖俞時與其事得公論刑賞以示歐公歐公驚喜
以為異人欲以冠多士疑曾子固所為子固歐公明士
也乃真公弟二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以書謝諸公歐公

見之以書語聖俞曰老夫當避此人放出一頭地士聞始
譁不厭父乃信伏全上

公言頃試制科中程後英宗即欲便授知制誥相國韓公
曰軾之材遠大之器也他日自當為天下用要在朝廷培
養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皆欲朝廷進用之然後
取而用之則人人無復異辭矣今驟用之則士未必以為
然適足以累之也乃授直史館公聞之曰韓公可謂愛人
以德矣李薦談記

王介甫用事多所建立公與介甫議論素異統還朝真之
告院四年介甫欲更變科率上疑焉使高制三館
公議上即日召見問何以助朕公辭避久之乃曰
意生不求消大旨願言大廣進人太銳願陛下

以待事來然多應之上竦然曰卿言朕當詳思之介甫
之黨皆不悅命攝開封推官意以多事困之公決斷
聲聞益遠會上元有旨市浙燈公密疏舊例無有不
玩好示人即有旨罷殿前初策進士季子希合爭言
宗法制非是公為考官退擬答以進深中其病自是論事
愈力介甫愈恨墓誌

謝景溫言范鎮奉蘇軾為諫官軾向丁憂多占舟船販私鹽
蘇木及服闋入京多占兵士介甫初為政每贊上以獨
斷上專信任之軾為開封府試官策問進士以晉武平
吳以獨斷而克符堅伐晉以獨斷而亡齊桓專任管仲而
霸燕噲專任子之而敗事同而功異何也介甫見之不悅
軾弟轍等條例司言青苗不便介甫尤怒乃定制策登

者不復試館職以軾轍兄弟故也軾有表弟與軾不睦
甫召之問軾過失其人言向丁憂販私鹽蘇木等事介甫
雖衛之未有以發軾又數上章言時政得失擬進士策皆
譏刺介甫及詔兩制幸諫官衆論以為當今宜為諫官者
無甚傳堯俞蘇軾故幸堯俞者六七人而景仁幸軾景溫
恐軾為諫官攻介甫之短故力排之介甫下淮南江南東
西荆湖北夔州成都六路轉運司體量其狀蓋軾眉州人
其入京也適本州迎新守軾因帶以來自溫公日錄
通判杭州時高麗入貢使者發幣於官吏書稱甲子公壽之
曰高麗於本朝稱臣而不稟正朔吾安敢受使者亟為
稱熙寧然後受之時以為得體

州以表其意事者摘其語以為謗遣官逮赴

也緣詩人之義託事以諷庶幾有補於國言者從而謀
之欲必寘之死 上憐之以黃州團練副使安置其公
亡後與田父野老相從溪谷之間築室於東坡自號東坡
居士墓誌

○為文要有溫柔敦厚之氣對人主語言及章疏文字溫柔
敦厚尤不可無如子瞻詩多所譏玩殊無惻怛愛君之意
荆公在朝論事多不循理惟是爭氣而已何以事君君子
之所養要令暴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又曰凡詩必
使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此所以尚譎諫也如東坡
詩則言之安得無罪而聞之豈足以戒乎龜山語錄
下御史獄張安道致仕在南京上書救之欲附南京府

官不敢受乃令其子怒持至登聞鼓院投進怒徒徧不
投父之東坡出獄其後東坡見其副本因吐舌色動之
人問其故東坡不荅其後子由亦見之云宜吾兄之吐舌
也此事正得張怒力或問其故子由曰獨不見鄭昌之按
蓋寬饒乎其疏有云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此語
正是激宣帝之怒尔且寬饒正以犯許史輩有此初乃
再許之是益其怒也且東坡何罪獨以名太高与朝廷爭
勝耳今安道之疏乃云其實天下之奇材也獨不激
之怒乎僕曰然則是時救東坡者宜為何說先生曰但言
本朝未嘗殺士大夫今乃方開端則是殺士大夫自
下始而後出子孫因而殺賢士大夫必援陛下以
神宗好名而具義可以此止之元城語錄

介甫與子瞻初無隙惠卿惡子瞻才高輒問之中丞李
介甫客也不服母喪子瞻以為不孝作詩詆之定以
劾子瞻作詩謗訕遂下御史獄謫居黃州後移汝州金
陵見介甫甚款子瞻曰賦欲有言於公介甫色動意甚
辨前日事也公曰所言者天下事也介甫色定曰姑
公曰大兵大獄漢唐滅亡之兆祖宗以仁厚治天下正欲
革此今西方用兵連年不解東南數起大獄公獨
以救之乎介甫舉手兩指示子瞻曰二事皆惠卿啓之安
石在外安敢言子瞻曰固也然在朝則言在外則不言事
君之常禮耳上所以待公者非常禮公所以事上者豈
可以常禮乎介甫厲声曰安石須說又曰出在安石口入
在子瞻耳蓋介甫嘗為惠卿發其無佞上知公書

惠卿恐子瞻泚其言也公甫又語子瞻曰人須定知行一
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弗為乃可公戲曰今之君子爭或
半年磨勘雖殺人亦為之介甫笑而不言聞見錄
温公議改免役為差役差役行於 祖宗之世法以多弊編
戶充役不習官府又虐使之多以破產而狹鄉之民或有
不得休息者 先帝知其然故為免役使民以戶高下出
錢而無執役之苦行法者不循 上意於雇役實費之外
取錢過多民遂以病若量出為入毋多取於民則足矣
公知免役之害而不知其利欲一切以差役代之方差官
置局公亦與其選獨以賢告而君實不悅嘗見之政事堂
條陳不可温公忿然公曰昔韓公刺陝西義勇公為
爭之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願軾嘗聞公道其詳其

公亦不樂公亦不願軾嘗聞公道其詳其
除侍讀進讀至治亂盛衰邪正得失之際未嘗不反覆開
觀 上有所覺悟 上雖恭默不言聞公所論說輒首
善之嘗侍 上讀 祖宗實訓因及時事公歷言今賞罰
不明善惡無所勸沮又夏人寇鎮戎殺掠幾萬人帥臣
蔽不以聞朝廷亦不問事每如此恐成衰亂之漸

本江海之地水泉鹹苦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保六井
民足於水及白居易復浚西湖淤水入運河自河入田所
溉至千頃然湖水多葑久廢開治至是積二十五萬餘石
而水無幾矣運河失湖水之利取給於江潮潮濁多淤河
行鬩鬩中三年一淘為市井大患而六井亦幾廢公始至
浚二河以茅山一河受江潮以鹽橋一河受湖水實善

障以爲湖水畜洩之限然後潮不入市且以餘方復
井又取封田嶺湖中爲長堤以通南北募人種
收其利以備修湖抗人名其堤曰蘇公堤云

穎有宿賊尹遇等數人羣黨驚劫殺變主及捕盜吏兵者
一朝廷以名捕不獲被殺者噤不敢言公召汝陰尉李直
方謂之曰君能擒此當力言於朝乞行優賞不獲亦以
職奏免君矣直方退緝知羣盜所在分命弓手往捕其
而躬往捕遇直方有母年九十六母子泣別而行手
獲之然小不應格推賞不及公爲言於朝請以年勞改朝
散郎階爲直方賞朝廷不從其後吏部以公當遷以符會
公考公謂已許直方卒不報

元祐七年上祀南郊公以兵部尚書出使

宿齋行禮畢特至青城儀衛其肅五乘車
輜輜門忽有楮蓋轎車 青蓋轎車百餘兩衝突而

東坡呼御營巡檢使立於車前曰西來誰何敢爾亂行曰
皇后并某國太夫人 國婆婆乃上之乳母某國大長公主

也東坡曰可以狀來比至青城諭儀仗使御史中丞李端
伯之純曰中丞職當肅政不可不聞李以中官不敢言東

坡曰軾當自奏即於青城上疏劾之明日中使傳命申敷
有司嚴整仗衛

公謫惠州猶以少子過自隨瘴癘所侵蠻蜮所侮曾中泊
無所林蔭人無賢愚皆得其驩心疾苦者畀之藥殞斃者
納之窳又率衆爲大橋以濟病涉者惠人愛敬之后三年
大臣以流竄者爲未因此四年復以瓊州別駕安置

非人所能居食飲不具樂石無有所儼官以庇風雨
猶謂不可則其地築室昌化士人畚土運甕以助之為屋
三間人不堪其憂公食羊飲水著書以為樂時從其父老
遊亦無悶也墓誌

蘇轍

字子瞻老蘇次子舉進士第中制和事

仁宗 英宗

神宗 哲宗官至門下侍郎

轍年十九舉進士釋褐二十三舉直言 仁宗親策之於廷

時 上春秋高始倦於勤轍因所問極言得失策入轍自
謂必見黜然考官司馬君實第以三等范景仁難之蔡君
謨曰吾三司使也司會之言吾愧之而不敢怨惟胡武平
以為不遜力請黜之 上曰以直言召人而以直棄之天
下謂我何宰相不得已寘之下第除商州軍事推官穎川
遺老傳

神宗嗣位既二年矣求治甚急轍以書言事即日召對廷和
殿時介甫新得幸以執政領三司條例 上以轍為

不敢留公甫急求財利而不知本呂惠卿為之謀立
事多牾一日介甫出一卷書曰此青苗法也諸君孰議之
有不便以告勿疑它日撤告之曰以錢貸民使出息二分
本以救民之困非為利也然出納之際吏緣為姦雖有
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非理費用及其納錢雖富
民不免違限如此則鞭箠必用州縣事不勝煩矣
掌國計未嘗有所假貸有尤之者晏曰使民僥倖得錢非
國之福使吏倚法督責非民之便吾雖未嘗假貸而四方
豐凶貴賤知之未嘗逾時有賤必衆有貴必舉以此四方
無甚貴甚賤之病安用貸為晏之所言則常平法耳今此
法見在而患不修公誠有意於民舉而行之則常平法之功
立矣也介甫曰君言有理當徐議行之後有異論者勿

外也自此逾月不言青苗會河此運判王廣文奏
廉嘗奏乞度僧牒數千道為本錢於陝西漕司私行青苗
法春散秋斂與介甫意合即請而施之河北自此青苗法
遂行於四方

初元豐中河決大吳先帝知故道不可復還因導之北流水
性已順惟河道未深隄防未立歲有決溢之患本非深害
而公欲以河為重事中書侍郎呂微仲樞密副使安厚
始從而和之力主回河之計輟謂諸公不因其舊而修其
未全乃欲取而回之其為力也難其為責也重既而回
之議紛紛而起遂使河朔生靈財力俱困

李邦直為中書侍郎鄧聖求為尚書右丞二人久在外不得
志遂以此事激怒上意會廷策進士邦直擊鼓

為邪說以扇惑聽輒論之曰先帝在位近二十年去以
身不受尊號裁損宗室恩止袒免減朝廷無窮之費出賣
坊場雇募循前免民間破家之患罷黜諸家誦數之禁
練諸將情墮之兵置寄祿之官復六曹之舊嚴重祿之
禁交謂之私行淺攻之策以制西戎收六色之錢以寬
雜役允如此類皆先帝之厲等有利無害而元祐以來上
下奉行未嘗失墜者也至於其它事有失當何出無之父
作於前子效於後前後相濟此則聖人之孝也漢武帝外
事四夷內興宮室財用匱竭於是修鹽鐵榷酒輸之政
民不堪命幾至大亂昭帝委任霍光罷去煩苛廢室乃定
光武顯宗以察為明以識決事天下恐懼心懷不安
帝深歎其失代以寬厚愷悌之政後世稱焉

反覆臣言謹勿輕事改易若輕變九年已行之事權
歲不用之人人懷私忿而以先帝為詞則大事去矣
入不報再以劄子面論之上不悅李鄧從而媒孽之乃
以本官出知潁州

敷奏曰熙寧雇役之法三等入戶並出役錢上戶以家產高
強出錢無藝下戶昔不充役亦遣出錢故此二等人戶不
免咨怨至於中等昔既已自差役今又出錢不多雇法之
行最為其便罷行雇法上下二等忻躍可知唯是中等則
反為害且以畿縣中等例出役錢三貫若經十年為錢
十貫而已今差法既行諸縣手力最為輕役農民在官日
使百錢最為輕費然一歲之用已為三十六貫二年役庸
為費七十餘貫罷彼而歸寬鄉得閑三年狹鄉不及一歲

以此較之則差役五年之費倍於雇役十年賦役所出多在中等如此條目不便非一故天下皆思雇役而厭差役今五年矣則臣所謂宜因茲修法為安民靖國之術者也然大臣恃權耻過終莫肯改並潁濱遺老傳



三朝名臣言行錄卷之九

